

中
国
禁
毁
小
说
百
部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炀帝艳史/(明)齐东野人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6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ISBN 7-104-01287-7

I. 隋… II. 齐…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3623 号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10008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4.625 字数 326 千字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出版说明

【版本及收藏情况】

一名《风流天子传》。存8卷40回。题“齐东野人编演”、“不经先生批评”。明人瑞堂刊本，首笑痴子序，藏于大连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清刻本，有崇祯末序，日本内阁文库有藏。

【内容梗概】

书叙隋文帝登基后，立长子勇为太子，次子广为晋王。杨广阴险狡诈，篡得帝位，即为炀帝。炀帝骄奢淫逸，遍选天下美女，终日宠幸，醉心声色美酒。闻江都琼花美艳，遂乘“御女车”南游，一路放纵，行幸美女无数。后欲重游扬州，兴役开河，民间怨声载道。河成，炀帝复幸江都。以一千宫女拉纤，观其彩袖翩翩，步态摇曳，极尽奢靡。炀帝一路花团锦簇，浩浩汤汤。至江都，因离宫拥挤，另起宫苑，中有“迷楼”，黄金为柱，碧玉为栏，富丽堂皇，内有童女三千。炀帝日夜为欢，不问政事。时国库空虚，民间久怨，终至干戈四起。李密列炀帝十大罪状，攻打东京；李渊晋阳

举事，杀奔关中。一时中原尽属他人。炀帝眼见叛军势如破竹，无可奈何，仍寻欢作乐，竟欲偏安江东。未料新宫落成，将士思乡心切，皆不从迁。后宫中举事，宇文化弑炀帝，炀帝旧臣又诛宇文化，隋室亡。后李唐起，帝业兴盛。



目 录

第 一 回	隋文皇带酒幸宫妃 独孤后梦龙生太子	(1)
第 二 回	饰名节尽孝独孤 蓄阴谋交欢杨素	(13)
第 三 回	正储位谋夺太子 侍寝宫调戏宣华	(25)
第 四 回	不发丧杨素弄权 三正位阿摩登极	(37)
第 五 回	黄金盒赐同心 仙都宫重召人	(49)
第 六 回	同钓鱼越公恣志 挾宫人炀帝生嗔	(61)
第 七 回	选美女越公强谏 受矮民王义净身	(72)
第 八 回	逞富强西域开市 擅兵戈蓟北赋诗	(82)
第 九 回	文皇死报奸雄 炀帝大穷土木	(94)
第 十 回	东京陈百戏 北海起三山	(106)

- 第十一回 泛龙舟炀帝挥毫 (118)
清夜游萧后弄宠
- 第十二回 会花荫妥娘邀宠 (131)
舞后庭丽华索诗
- 第十三回 携云傍辇路风流 (142)
剪彩为花冬富贵
- 第十四回 炀帝读史修城 (153)
庆儿拯君魔梦
- 第十五回 怨春偏侯夫人自缢 (164)
失佳人许廷辅被收
- 第十六回 明霞观李 (177)
北海射鱼
- 第十七回 袁宝儿赌歌博新宠 (188)
隋炀帝观图思旧游
- 第十八回 耿纯臣奏天子气 (199)
萧怀静献开河谋
- 第十九回 麻叔谋开河 (210)
大金仙改葬
- 第二十回 留侯庙假道 (221)
中牟夫遇神
- 第二十一回 狄去邪入深穴 (232)
皇甫君击大鼠
- 第二十二回 美女宫中春试马 (243)
奸人林内夜逢魑
- 第二十三回 陶榔儿盗小儿 (253)
段中门阻谏奏
- 第二十四回 司马施铜刑惧佞 (264)
偃王赐国宝愚奸



第二十五回	王弘议选殿脚女 宝儿赐司迎辇花	(277)
第二十六回	虞世南诏题诗 王令言知不返	(288)
第二十七回	种杨柳世基进谋 画长黛绛仙得宠	(299)
第二十八回	木鹅开河 金刀斩佞	(310)
第二十九回	静夜闻谣 清宵玩月	(321)
第三十回	幸迷楼何稠献车 卖荔枝二仙警帝	(332)
第三十一回	任意车处女试春 乌铜屏美人照艳	(343)
第三十二回	方士进丹药 宫女竞冰盘	(353)
第三十三回	王义病中引谏 雅娘花下被擒	(362)
第三十四回	赐光凌萧后生妒 不荐寝罗罗被嘲	(373)
第三十五回	来梦儿车态怡君 裴玄真宫人私侍	(386)
第三十六回	下西河世民用计 赐双果绛仙献诗	(399)
第三十七回	水饰娱情 鉴形失语	(411)
第三十八回	观天象袁克进言 陈治乱王义死节	(423)



第三十九回	宇文谋君		(435)
	贵儿骂贼		
第四十回	弑寝宫炀帝死		(446)
	烧迷楼繁华终		



第一回

隋文皇帝酒幸宫妃 独孤后梦龙生太子

词曰：

试问水归何处？无明彻夜东流。滔滔不管古今愁。浪花如喷雪，新月似银钩。

暗想当年富贵，挂锦帆直至扬州。风流人去几千秋！两行金线柳，依旧缆扁舟。

诗曰：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
玉玺无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为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御街行路客，行路悲春风。



野老几代人，犹耕炀帝官。
零落池台势，高低禾黍中。

千里河烟直，青桐夹岸长。
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

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
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

炀帝行宫泗水滨，数株弱柳不胜春。
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官墙不见人。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
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

柳塘风起日西斜，竹浦风回雁弄沙。
炀帝春游古城在，坏宫芳草满人家。

燕语如伤旧国春，宫花一落旋成尘。
自从一闭风光后，几度飞来不见人。

风吹城上树，草没城下路。
城里月明时，精灵自来去。

昔人登此地，丘陇已前悲。
今日又非昔，春风能几时？



这几首诗词，不道那茅茨土阶，唐虞的事业；不问那胼手胝足，夏禹的生涯；也不管那吊民伐罪，汤武的公案；也不理那龙争虎斗，秦汉的是非。想着那肉林酒海，虽受用而近粗；若论那骊山烽火，纵欢娱而亦俗。单表那风流天子，将一座锦绣江山，只为着两堤杨柳丧尽；把一所金汤社稷，都因那几只龙舟看完。一十三年富贵，换了百千万载臭名。毕竟谁是谁非，始末俱在，请略道一二。

话说自炎汉失祚以来，后边继三国而起者，乃是晋、宋、齐、梁、陈、隋，称为六朝。你道那六朝是谁？第一朝晋帝，复姓司马，名炎，乃是魏臣司马懿之孙，篡位为帝，在位二十五年，相传一十五帝，共历一百五十六年天下。第二朝宋帝，姓刘名裕，乃是彭城人。原卖履为业，后来篡晋为帝，在位三年，相传八帝，共历六十年天下。第三朝齐帝，姓萧名道成，乃是汉萧何二十四代玄孙。篡宋为帝，在位四年，相传七帝，共历二十四年天下。第四朝梁帝，姓萧名衍，乃是兰陵人。篡齐为帝，在位四十八年，相传四帝，共历五十四年天下。第五朝陈帝，姓陈名霸先，乃是吴兴人，汉太丘长陈实之后。篡梁为帝，在位三年，相传五帝，共历三十二年天下。第六朝隋文帝，姓杨名坚，小字叫做那罗延，乃弘农华阴人。原是汉杨震第八代玄孙，篡北周为帝，在位二十四年，相传四帝，共历三十八年天下。六朝通历过三百五十年天下。

原来这六朝，虽然各有国号，绍袭正统，名为天子，其实天下微弱，偏安江左，叫做南朝。中原一带地方，倒被汉主刘渊、赵主石勒、秦主苻坚、燕主慕容廆、魏主拓跋珪诸



胡人占了，叫做北朝。此时天下刀兵，朝更夕变。南朝也是主弱臣强，递相篡夺；北朝也是主弱臣强，递相篡夺。南朝传位至陈后主在位时，北朝魏恭帝已被冢宰宇文觉袭了大位，改国号为周。隋文帝的父亲杨忠，原是魏臣，后因天下归了周主，他也就随便改做了周家臣子，屡次有功，周主封他为隋国公。后来杨忠死了，文帝就袭封父亲的旧爵，执掌朝政。文帝为人性情猜忌，好任智术。到周宣帝传位与周天元皇帝的时节，文帝见他骄侈昏暴，遂有阴谋天下之心，行政务为宽大，凡是苛酷之政，尽行革去，史外俱大悦服。到大象三年，天元暴殂，宣帝见天下大势已归文帝，遂下诏逊居别宫，奉皇帝玺绶禅位于文帝。文帝也不让三让再的推辞，竟即了大位，国仍号隋，改年号为开皇元年，北方遂尔安定。

此时江南的风俗渐荡，人人喜的是风流，爱的是词赋。那陈后主，也不管天下败亡，百姓愁苦，高筑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外则与群臣饮酒赋诗，内则与宠妃张丽华歌《玉树后庭花》诸曲，日夜淫纵，以图快乐。哪晓得繁华不是常享之物，国家非行乐之场。一旦被隋文帝探知此等光景，遂遣高颎、杨素、韩擒虎、贺若弼诸将，分道下了江南，灭了陈国，将后主封为长城公。此时天下才并，南北二朝合为一统。后史官有诗赞文帝之功，诗云：

三百年间王气销，中原大半让胡苗。

文皇功业今何在？并却南朝与北朝。

文帝既平了江南，四海来归，八方称庆。天下无事，高



队，老少成行。虽都是锦装绣裹，玉映金围，然承恩不在貌。桃花嫌红，李花怪白。看这多时，再无一人当意，心下颇觉不畅。遂信着步儿，又走到仁寿宫来。也是天缘凑巧，只见一个少年宫女，在那里卷珠帘。见了文帝来，慌忙把钩儿放下，似垂柳般磕了一个头，立将起来，低了眼，斜傍着锦屏风站住。文帝走近前，仔细一看，只见那宫女生得花容月貌，百媚千娇，真个是：

笑春风三尺花，骄白雪一团玉。

痴疑秋水为神，偏认梨云是骨。

碧月充作明珰，轻烟剪成罗鹑。

不须淡抹浓描，别是内家装事。

文帝见了这个宫女，不觉心窝里乱蓬蓬痒将起来，忍不住问道：“你是几时进宫的？怎么再不见承应？”那宫女见文帝问她，不敢不应，因答道：“贱婢乃尉迟回的孙女，一人宫，即蒙娘娘发在此处，不许擅自出入，故未曾承应皇爷。”文帝笑道：“你知娘娘不许你出入，为着什么？今日娘娘不在，便擅自出入也不妨。”你想女子到了宫中，哪一个不望宠幸，况尉迟孙女又是个伶俐女子，见文帝亲口调她，怎不招揽。便于眉目之间，做许多动情的娇态，引得个文帝，拴不住心猿、系不任意马。遂走近前，将手挽住说道：“早是今日相遇，若教错过，岂不辜负了这样美貌！”正说话间，只见近侍们请回宫吃晚膳。文帝道：“此间不吃，更到何处？”不多时，排上宴来。文帝就叫尉迟女侍立在面前同饮。尉迟女酒量原浅，因文帝十分惜爱，勉强吃了几杯，不觉红



登大宝。遂册夫人独孤氏为皇后，立长男杨勇为太子，进封杨素为越国公。其余臣僚，照功升赏，不在话下。

却说那独孤后，雅好读书，识达今古，最是贤能。突厥与中国交市时，有明珠一筐，价值八百万两；幽州一个总管叫做阴寿，瞒着文帝，私自劝独孤后买。独孤后说道：“当今天下初定，戎狄屡屡寇边，将士劳苦，若买此珠，何不以八百万银子，分赐这些有功士卒，也见得朝廷的恩惠。妾处深宫，要珠何用！”后来文帝知道，甚是敬她。又有都督崔长仁，犯法当斩，文帝当他是独孤后姑娘的儿子，遂要免死。独孤后说道：“王法无亲，妾家亲戚，陛下哪里管得许多！”竟把长仁问了死罪。故此，文帝更加悦服。凡她说的话，行的事，都与文帝相合。只是性儿天生成的妒忌，后宫中虽有的是宫妃彩女，花一团、锦一簇，文帝只落得好看，哪一个得能够与他宠幸！文帝设朝时，独孤后必与他并辇而进，直送至阁门外才住。只等文帝事毕退朝，依旧并辇回宫。寝也是一处，宴也是一处，时刻不离。文帝虽是欢喜她，只因拘束太紧，也觉有些不自在。

不期一日，独孤后有孕在身，将及分娩，却要移居后宫，只得对文帝说道：“妾赖陛下福荫，怀孕在身，已经十月满足，恐旦夕临盆，有触圣躬。今欲退居后掖，以便分娩，不知圣意允否？”文帝闻言，满心欢喜，说道：“育麟在即，最宜安养调护，御妻之言是也。安有不从之理！但愿早产真龙，实社稷之庆也。”独孤后遂命左右移居后宫。文帝因得了这一个空儿，遂带了两三个小内相，私自到各宫闲耍。出了椒房，转过绣闼，在鹄鹊楼前，步了一回；又到临芳殿上，立了半晌。见那些才人世妇，婕妤贵嫔，妍媸作



人四肢，两朵桃花上脸。文帝在灯下看她愈觉十分标致，因问道：“你这般娇媚，自家独宿，岂不寂寞可悲。朕甚有怜你之心，你知道么？”尉迟女答道：“寂寞固不敢怨，但蒙万岁爷怜念，实出望外，如何不知！”文帝笑道：“你既知道，今夜就包管你不寂寞了。”尉迟女也微微笑道：“只恨贱婢下人，不敢点污龙体。”文帝笑道：“天地间但凡快活事，就分不得什么上下。”尉迟女笑一笑不做声。又奉上一杯酒来，文帝吃了，也叫斟一杯酒与她。二人说说笑笑，十分快畅。文帝一时酒兴发作，色胆猖狂，哪里记得独孤的奇妒，遂留在仁寿宫中宿了。你看他：一个是初恣意的君王，一个是乍承恩的妃子，你望我的恩波，我望你的颜色。两下里何等绸缪！真个如鱼似水，一夜受用。但见：

娇莺雏燕微微喘，雨魄云魂黯黯酥。

偷得深宫一夜梦，千奇万巧画春图。

次日，文帝早起临朝，满心畅美道：“今日方知为天子的快活。但只怕皇后得知，怎生区处？”因想道：“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有瞞之一法。”随吩咐左右近侍，万万不可传与娘娘知道，今夜还要备酒在此伺候。众宫人应诺不题。

却说独孤后生来性妒，虽然退在后宫，哪里放得心下？不时差心腹宫人打听，早有人来报知这个消息。独孤后听了，急得三尸神暴跳，心中如火上浇油，气昂昂的说道：“这个妖奴，怎敢如此大胆！”也顾不得自家的身重，随带了几十个官人，恶狠狠地走到仁寿宫来。此时尉迟女初经雨



露，心下又惊又喜。梳洗毕，正在那里验臂上守宫退了多少。猛看见皇后与一队宫女蜂拥而来，吓得她面如土色，扑碌碌小鹿儿在心头乱撞，急忙里没什么主意。自觉心虚，只得跪伏在地。独孤后进得宫来，脚也不曾站稳，就叫抓过这个妖狐来。众宫人只要奉承皇后，哪管她柳腰轻脆，花貌娇羞，横拖的乱挽乌云，倒拽的斜牵银带，生辣辣扯到面前。

独孤后骂道：“我宫中一帝一后，称为二圣，天下无人不知，你这个妖奴，有何狐媚伎俩，胆敢蛊惑君心，乱我宫中雅化！”

尉迟女战兢兢答道：“奴婢乃下贱之人，岂不知娘娘法度？焉敢冒死上希宠幸？！也是贱婢命合该死，昨晚不期万岁爷忽然到宫，吃夜膳醉了，就要在宫中留幸。贱婢再三推却，万岁爷只不肯听。贱婢欲要报知娘娘，又恐怕惹出事来，没奈何只得勉强从顺。其实皆是万岁爷的意思，与贱婢无干。望娘娘细察本心，哀怜免死。”

独孤后说道：“你这个妖狐，昨夜快活时，不知怎么样装娇弄俏，哄骗那没廉耻的皇帝。今日却花言巧语，推得这般干净！”

尉迟女道：“委实不干贱婢之事，只望娘娘饶命。”

独孤后道：“万岁爷既这般爱你，你就该求他饶命。为何昨夜不顾性命的受用，今日转来求我？你这样花嘴妖狐，我只提防疏了半点，就被你撺哄到手。今日将你快快断首剜心，弄成一个人彘，已悔恨迟了，不能泄我一腔之气。焉肯又留一个祸根，为心腹之害！左右何不即速结果，容她在此斗嘴！”

众宫人听了，谁敢有违，一齐动手。可怜尉迟女娇怯身



儿，怎经这般摧残！不须利剑钢刀，早已香销玉碎。正是：

入宫得宠亦堪哀，今日残花昨日开。
一夜恩波留不住，早随白骨到泉台。

独孤后既打杀了尉迟女，怒气犹未息，还在那里埋怨探事的宫人打听迟了。只见左右报道：“万岁爷早朝回宫，驾将到了。独孤后一来恨文帝私幸宫人，二来又见他不回正宫，却到仁寿宫来，愈觉不平；又恃着平日的宠爱，遂不出宫迎接，也不叫人收拾。岂知文帝满心想昨夜的快乐，退了朝，巴不得一步就走到仁寿宫来，与尉迟女受用。及进得殿来，哪晓得独孤后愁眉怒目，恶剌剌站在一边。尉迟女花残月缺，血淋淋横在地下。猛然看见，吃了一惊，心中十分大怒；只因平素被独孤后缚手缚脚惯了，一时发作不出。直直的看呆了半晌，又无计区处，只是恨了一声，往外便走。独孤后虽然恃宠，及见文帝变了颜色，大怒而去，也觉道有几分着忙。随即下殿赶来，高叫道：“陛下往哪里去？如何为一个宫人，就不念夫妇之情，遂这样忿颜反目！”文帝初意不过愤恨之极，看不上那些光景，走将出来，也无心要出宫去。及见独孤后随后赶来，不晓得是来解释，只道她又来吵闹，心中又恨又气，又恐怕她赶上胡缠乱挠，只得往前殿而走。也是合当有事，刚走到阁门，恰恰的一个内相，牵着一匹马过去。文帝见了，也不顾朝廷的体统，跨上马，加一鞭，独自一个径出东华门而去。文帝乃创业天子，东征西战，骑马惯的。出了城也不问路径，无影无踪而去，慌的那些内相及把门军校，又不敢阻拦，只得分头飞报与各衙门知

